

金文明 著

简繁字

辨

用

袁雯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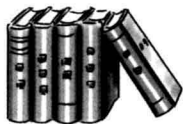
【规范汉语大学堂】

2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
上海咬文嚼字文

规范汉语大学堂2

袁 雯 主 编



简繁字辨用

金文明 著

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丛书编委会

顾 问 薛明扬

主 编 袁 雯

副主编 凌晓凤 孙 欢

编 委 张日培 夏 瑛 姜冠成

郝铭鉴 金文明 田娟华

序

薛明扬

《规范汉语大学堂》系列丛书的第二辑与大家见面了。这一辑开始编写时，适逢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隆重召开。六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要求，对我国现阶段语言文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必将有力地引导和推动我国语文生活健康发展。它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语言文字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切实增强了对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建设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本辑丛书是上海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

《规范汉语大学堂》是讲解、介绍汉语规范有关知识的系列丛书。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组织编写这套丛书的宗旨，是宣传推广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社会“说普通话，用规范字”释疑解惑。丛书在内容上努力贴近语文应用实际、针对汉语使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形式上努力贴近现代社会的阅读习惯、采用“口袋书”的形态，目的是使丛书充分发挥宣传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引导全社会树立汉语规范意识的作用，

使社会成员在语文使用中养成认真严谨、随时查考的习惯。

这套丛书的第一辑针对“容易读错的字”“容易写错的字”“容易用错的字”“容易混淆的字”推出了四个分册分别进行讲解，于2011年夏天问世时，曾作为第十四届全国推普宣传周活动的宣传资料在上海发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在2011年的“上海书展”上亮相后，更是深得读者的青睐，被评为这届书展的“十大畅销书”之一。

本辑则围绕“汉字辨析”的主题，分别针对“简繁字”“形近字”“多音字”“口语字”的规范使用问题，也分为四个分册。《简繁字辨用》针对繁体字使用中大量出现的张冠李戴的错误，追根溯源地梳理了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对应关系。《形近字辨析》搜集了一批高度形近的汉字，从文字学的角度作了画龙点睛的辨析。《多音字辨读》在讲解正确读音的基础上，着眼于总结多音字的读音规律。《口语字辨正》则让我们对一些耳熟能详却又无从落笔的字，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这四个分册题材范围不同，编写要求各异，但读来内容扎实，文字生动。我们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并帮助我们提出新的选题。

我在丛书第一辑的序言中，曾希望这套小丛书能够真正成为规范汉语的大学堂，发挥应有的文化传播作用，现在我更希望这座大学堂常办常新，越办越好，早日成为推动语文规范的一所名校。

目 录 Contents

3	序/薛明扬
8	简有简法，繁有繁规——简繁字说略
10	简繁字例话
10	“肮脏”不是“肮臟”
10	“白术”不是“白術”
11	“白洋淀”不是“白洋澱”
11	“北斗”不是“北鬥”
12	“必须”不是“必鬚”
12	“表格”不是“錶格”
13	“茶几”不是“茶幾”
14	“长吁短叹”不是“长籲短叹”
15	“冲扩”不是“衝扩”
16	“丑角”不是“醜角”
16	“船只”不是“船祇”
17	“倒仆”不是“倒僕”
18	“范仲淹”不是“範仲淹”

- 18 “丰采”不是“豐采”
- 19 “宫商角徵羽”不是“宮商角征羽”
- 20 “光复”不是“光複”
- 20 “皇后”不是“皇後”
- 21 “回信”不是“迴信”
- 22 “汇款”不是“彙款”
- 22 “夥颐”不是“伙颐”
- 23 “姜子牙”不是“薑子牙”
- 24 “讲坛”不是“讲壇”
- 24 “尽孝”不是“儘孝”
- 25 “卷宗”不是“捲宗”
- 26 “控制”不是“控制”
- 26 “狼藉”不是“狼借”
- 27 “劳累”不是“劳纍”
- 28 “历史”不是“曆史”
- 28 “猎获”不是“猎穫”
- 29 “美发”不是“美發”
- 30 “瞭望”不是“了望”
- 30 “木板”不是“木闆”
- 31 “南宫适”不是“南宮適”
- 32 “鹏程万里”不是“鵬程万裏”

- 33 “签名”不是“籤名”
- 33 “钱钟书”不是“钱鐘书”
- 34 “乾隆”不是“干隆”
- 35 “纤绳”不是“纖绳”
- 36 “青蘋之末”不是“青苹之末”
- 36 “曲折”不是“麴折”
- 37 “山谷”不是“山穀”
- 38 “沈从文”不是“瀋从文”
- 38 “松树”不是“鬆樹”
- 39 “咸与维新”不是“鹹与维新”
- 39 “相面”不是“相麵”
- 40 “么麽小丑”不是“么么小丑”
- 41 “叶韵”不是“葉韵”
- 42 “余光中”不是“餘光中”
- 42 “郁达夫”不是“鬱达夫”
- 43 “御林军”不是“禦林军”
- 44 “折断”不是“摺断”
- 45 “中文系”不是“中文係”
- 46 “种师道”不是“種师道”
- 46 “筑市”不是“築市”
- 47 “子曰诗云”不是“子曰诗雲”



简有简法，繁有繁规

——简繁字说略

本书所说的“简繁字”，是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合称。根据国家的有关语文政策，我们提倡使用简化字；但在有必要使用繁体字的场合，则要正确使用繁体字。

简化字和繁体字，大体有五种对应关系：

一是一个新造的简化字，对应一个传承的繁体字。比如“爱”对应“愛”。“爱”是简化字，“愛”是繁体字，简时用“爱”，繁时用“愛”，一一对应，关系明确，一般不会出错。

二是一个新造的简化字，对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繁体字。比如“发”既和“開發”的“發”对应，又和“頭髮”的“髮”对应。当“发”换用繁体字时，就必须明确该用“發”还是“髮”。街头的美发店用繁体字做招牌，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用字知识，往往会闹出“美髮”误为“美發”的笑话。

三是简化字本有其字，又和某一个繁体字对应。比如“松”是一种常绿乔木的名称，这个字是历代

传承的规范汉字，但它同时又是“鬆”的简化字。这一类字转换为繁体字时，一定要明确用的是简化字本义，还是繁体字意义，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转换为繁体字。某电影的道具中有一把古琴，琴身上刻有“听鬆”二字，这个“鬆”字便是用错了的。“听松”是琴声产生的联想，听的是“松涛”，而不是“鬆涛”。用了“蓬鬆”的“鬆”，让人不知所云。

四的情况更为复杂一点。简化字本有其字，又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繁体字相对应。这种情况在转换为繁体字时，就面临着多项选择，更容易发生差错。比如“干”字本有其字，同时又是“乾”“幹”的简化字。那么，“干细胞”到底本来就是“干细胞”，还是“乾细胞”或者是“幹细胞”的简化呢？就让人颇费踌躇，不了解“干细胞”的“干”是主体、主干的意思，是很难做出判断的。

五是指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在通常的简繁对应中存在特例，比如“徵”的简化字是“征”，无论是动词“徵文”“徵兵”中的“徵”，还是名词“特徵”“表徵”中的“徵”，“徵”都可简化为“征”。然而，用于指古代的五音之一——“宫、商、角、徵、羽”中的“徵”时，“徵”则必须用原字，而且必须读zhǐ。这种特例，在《简化字总表》中，都一一作了提示。

简繁字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又体现了语文政策。简有简法，繁有繁规。但愿本书能给你提供一点参考。



简繁字例话

“肮脏”不是“肮臟”

“脏”字本无其字，为现代新造。它对应的是两个繁体字：“臟”和“髒”。这两个字在古代各有其字，读音不同，意义更不同。

“臟”音zàng，义为内脏。如“臟腑”。

“髒”音zāng，义为不干净。如“肮髒”。

在用简化字时，无论是“心zàng病”还是“zāng乱差”，“zàng”或“zāng”都写作“脏”。但在需要恢复繁体字的场合，则要根据读音的差异区分用字。“肮脏”的“脏”必须用“髒”不能用“臟”。

“白术”不是“白術”

“术”本有其字，它和“術”在古代音义有别。

“术”的常用读音为zhú，指多年生草本植物白术、苍术等。

“術”音shù，本义是邑中道路，引申为技艺、办法、学说等。如“技術”“藝術”等。

由于“术”刚好是“術”的内部构件，所以被

借来作为“術”的简化字，“术”的常用读音也转为shù。但需要注意的是，原来作为植物名的“术”不能繁化为“術”，如“白术”“苍术”不能写作“白術”“苍術”，读音也仍当是zhú。

“白洋淀”不是“白洋澱”

“淀”和“澱”读音相同，都是diàn。但在古代，这是两个不同的字。

淀，本义是浅水湖，名词，比如荷花淀。

“澱”是动词，指液体中没有溶解的物质，沉到液体的底部。两字音同义不同。

现以“淀”作为“澱”的简化字，“沉澱”自应写作“沉淀”；而在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场合，表示浅水湖的“淀”仍然应当写作“淀”。“白洋淀”写作“白洋澱”显然是错的。

“北斗”不是“北鬥”

“斗”和“鬥”都本有其字，但音义不同。

“斗”音dǒu，本指古代的酒器。和这种酒器的形态有关，也用来指天上的星宿——南斗、北斗，或者其他一些类似的东西。此外，“斗”也用来指我国古代的一种容器和计量单位。

“鬥”音dòu，本义为相争、战斗、争斗，也指



比赛、争胜等。

由于“鬥”古代有异体字“鬪”，所以“鬪”的内部构件“斗”又成了“鬥”的简化字。“鬥争”自可写作“斗争”。

但当表达“斗”字的本义时，是不能繁化为“鬥”的。如“星斗”“烟斗”“车载斗量”的“斗”都不能写作“鬥”，“北斗星”也绝不能写作“北鬥星”。

“必须”不是“𦕄鬚”

“须”和“鬚”是一对古今字，先有“须”，后有“鬚”。

“须”的本义就是人的胡子，后因“须”发展出了必须和等待的义项，古人又造了“鬚”字来专指胡子和像胡子的东西。“巾幘不让鬚眉”，“鬚眉”便是指胡须和眉毛，借指男子。

现在，“鬚”又回到从前的本字简化成了“须”。在简繁转化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记住：只有表示胡须意思的“须”繁体字写作“鬚”，其他的“须”如“必须”“须臾”等还得用“须”本字。

“表格”不是“錶格”

“表”是一个很早就有的古字，“錶”则较为

后起，大概是清代有了金属计时工具以后新造的形声字。现在“錶”简化为“表”。

“表”字本义是指外衣。在长期的语言发展过程中，“表”字逐渐引申出诸多意义，如外表、表示、表格、表亲、电表等等。

“錶”字只有一个义项，指计时工具。如“手錶”“怀錶”。

弄清楚“錶”的意思，就不会在简繁体转换的过程中把“表格”写成“錶格”了，因为除了表示计时工具的意思外，其他的义项只能写作“表”。

“茶几”不是“茶幾”

“几”和“幾”两个字都是古已有之，但音和义并不完全相当。

本有其字的“几”，有两个读音：一个音jǐ，只用于古代叠音词“几几”，现代已经不用。另一个音jī，指古人席地而坐时供倚靠的器具，也指放置物品的小桌子，如“窗明几净”，现代还在经常使用。

“幾”主要有两个读音：一个音jī，古代义项较多，但大多冷僻少用，比较常见而沿用至今的是副词义，表示几乎、将近。例如贾谊《论积贮疏》：“汉之为汉，幾四十年矣。”另一个音jǐ，多



用作疑问代词，表示询问数目多少。如《孟子·离娄上》：“子来几日矣？”

由于“几”字经常与表示“几乎、将近”的“幾”通假使用，所以“几”和“幾”被确定为一组对应的简繁体字收入《简化字总表》。

但是应当注意，在现代用繁体字排印的书刊中，“几”与“幾”的简繁转换只限于在副词“几乎、将近”及疑问代词“多少”之间进行。作为“倚靠器具”和“小桌子”的“几”，跟“幾”是不存在对应关系的。因此“茶几”不能转换为“茶幾”。

“长吁短叹”不是“长籲短叹”

“吁”和“籲”都本有其字，但音义都不相同。

“吁”在古代最常用的读音是xū，是一个叹词，如“噫吁嚱！危乎高哉！”也引申用作动词，指叹息和忧愁，如“长吁短叹”。

“籲”音yù，意思是为某种要求而呼喊，现在常用的“呼籲”一词，即是从“籲”的本义而来。

现代以“吁”为“籲”的简化字，“呼籲”自应写作“呼吁”。但在需要使用繁体字的场合，读作xū的“吁”是不能写作“籲”的，“长吁短叹”当然不是“长籲短叹”。

“冲扩”不是“衝扩”

古代有“冲”“沖”和“衝”三个字。

“冲”是“沖”的省写，两个字实是同一个字。“冲”现又用作“衝”的简化字。

“冲”的本义指水流摇荡的样子，引申指水流撞击，如“大水冲了龙王庙”。又可指水或酒垂直注下，比如“冲茶”“冲酒”。由摇荡引申指垂直向上钻，比如“一飞冲天”“气冲斗牛”。也可指山区的平地，如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或者指互相抵消，如“冲抵”。

“衝”字本义是通行的大道，这个意义现在还在“要衝”等词语里。“衝”又有向前突进之义，如“横衝直撞”。由此也引申指触犯、冒犯等义，如“衝动”“衝击”等等。

凡是用“衝”的地方，可以简化为“冲”；但是“冲”不能一概繁化为“衝”。“冲扩”便是一例。

“冲扩”，是胶片冲印时代的产物，指冲洗和扩印。胶片冲洗时要将胶片浸沐在显影液中，是名副其实的以液体“冲泡”的过程，所以即便在使用繁体字的场合，也必须写作“冲”。许多照相店门口把“冲扩”写成了“衝扩”，似乎很有文化，其实是弄巧成拙。



“丑角”不是“醜角”

“丑”和“醜”在古代是不同的字，但两字读音相同，都读作chǒu。现在以“丑”为“醜”的简化字，凡“醜”都可简化为“丑”。

“醜”字的本义是指相貌难看，和“美”相对，引申指其他令人生厌的事物或现象，如“醜态”“醜闻”“醜事”。

而“丑”字的义项，是“醜”所不具备的。比如在元明杂剧和现代京剧中有生、旦、净、末、丑等角色，这里的“丑”指的是滑稽可笑的喜剧人物或反面人物，尽管他们一般长得比较丑，却从来不写作“醜”。

此外，地支的第二位“子丑寅卯”的“丑”，也只能写作“丑”，不能繁化为“醜”。

“船只”不是“船祇”

“只”是“祇”和“隻”的简化字，但在古代这是三个不同的字。

“只”字起源很早，本是句末的语气助词，音zhǐ。如《诗经·邶风·柏舟》：“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大概到了晋代，“只”被用来通“祇”。

“祇”从衣，本义是一种橘红色的丝织品，后指仅仅、局限在某一范围内，音zhǐ。如“祇